

Zhangjiawei

冬夜的爱情



张佳玮

自由撰稿人

Free Lancer

杂食动物

两年前，回以前在上海的旧居附近见朋友，在一个馆子里等。二位服务生一男一女讲外地口音，坐在门口聊天。

男：“你桌上几个菜了？”

女：“六个，等汤呢。你几个？”

男：“我上齐了。昨天晚上给你打电话没接呢？”

女：“我跟同乡老妹喝酒去了。”

男：“喝那么久呢？”

女：“我酒量好！喝了十瓶。”

男：“我酒量就不好。”

女：“这说呢，人哪有十全十美的！”

男：“这不我看你一眼就醉了。”

女的笑了一声，起身拍了男生脑门一下，拍拍自己的围裙，“我去上菜！”

男生坐着抬头看了女生一会儿，歪了歪头，垂下眼笑了笑。

八年前，那时我还住在长宁附近。冬夜回家，看到路边一位老先生在卖棉花糖。我，一半馋糖了，一半因为上海冬夜的阴湿，难受得想象力丰富起来，生了恻隐之心，于是问那位老先生：

“您还有多少糖？给我做个大的！”

想着这样一来，他就能收摊回去了。

之后的情况超乎我想象。他老人家谢了我，一面真做了一个巨大的棉花糖，大到我得用举火炬的姿势举着——低手怕掉了，平端贴脸，平举胳膊太累了，只好举着。

这么大的棉花糖，当然没法在冬夜路上吃——我总觉得吃一口，脸都要陷进去。那只

好拿回家了。

话说，这玩意大到什么程度呢？那会儿我街区的通宵便利店，到了晚间，两扇门只开一扇，当然还能容一人走进去，然而这宽度，棉花糖就进不去了。

只好去门脸朝街的水果店，买点水果，兼带着一点花生（我们那里，水果店还卖点小零食）。在店里挑水果时，自然也只能单手举着棉花糖。店里另两位顾客目瞪口呆地看着我。店主小伙子在收银台后面圆睁双目，柜台边一个姑娘看着吃吃地笑。

我挑好一只柚子去结账时，店主一边算账，一边时不时抬头看看。

我掏钱不易，右手举着棉花糖，左手掏兜拿钱包费劲，姑娘就接过去了，我谢了一声，掏钱；姑娘跟店主嘀咕了几句。

店主跟我搭话：

“这个……拿着，不太方

便吧？”

“是，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大。”

“吃得下吗？挺黏的吧？”

“估计吃不下，估计得吃一半扔掉。”

“我女朋友很喜欢这个，要不，你把这个给我，水果不要钱了。”

“行，谢谢了。”

于是店主接过棉花糖给女朋友，“你等我关门辛苦了。”我终于轻松了，拿了柚子回家。

转天去街角吃麻辣烫时，麻辣烫店的老赵还跟我说呢：前几天晚上，哦哟喂水果店的那一对拿了个大得不得了得棉花糖，吃一口麻辣烫，就一口棉花糖，哦哟喂搞得大家都看他们两个……

男生坐着抬头看了女生一会儿，歪了歪头，垂下眼笑了笑。